

玄河秘境的双节漫游

□王海燕

涡。未经粉饰的红砖墙，刻满岁月的沧桑纹路；室内，绚丽的壮锦纹样、精巧的俚卯家具，与智能设施碰撞出别样韵味。指尖抚过墙上骆越文化创意装饰，突然明白这片土地如何将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恰似玄河暗河与明河交替流转，在时光长河中谱写出独特韵律。

午后的探索之旅充满惊喜。首站龙勉码头暗河洞口，阳光洒落河面，将玄河碎成万千金箔。船工操着带着壮乡腔调的普通话，耐心讲解划桨板技巧。看着两头尖细的桨板在湍急水流中起伏，出于对同行老人安全的考量，我们虽心痒却只能作罢。接着来到群山环抱的野外营地，大片草坪如绿色绒毯铺开，营地旁的玄河明河段似翡翠玉带静静流淌，对岸的将军山被晚霞染成蜜色，如梦似幻。草坪上，一个家庭正忙碌地准备露营，三角粽的糯米香与百香果的酸甜味飘散开来，孩子们在草坪上嬉笑追逐，山风卷着松涛与欢闹声，将整个山谷酿成了欢乐的蜜糖罐。

河畔的家庭皮划艇比赛，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起初，船桨杂乱交错，橡皮艇在原

地打转，岸边的笑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默契渐生，我和夫人的皮划艇终于破浪前行。河两岸藤蔓垂落，编织成天然画框；头顶枝叶交错，搭起遮阳巨伞，阳光透过缝隙洒下金色光斑，有人抓拍彼此开怀大笑的瞬间，飞溅的水花打在脸上，那份清爽比冰镇酸梅汤更沁人心脾——原来快乐如此简单，只需山水作伴，亲友在侧。

夜幕降临，民宿小院里暖黄灯笼次第亮起。有人围坐包粽，有人悠闲搓麻将打牌。兴致来了，有人即兴唱起壮族山歌，即便跑调，也逗得月光跟着晃了晃。枕着虫鸣入眠时，仿佛听见玄河在地下深处奔腾，那是大地有力的心跳。

“六一”晨光微露，我们这群“大龄儿童”踏着晨雾走上栈道。沾着露水的石板路蜿蜒向前，每一步都似在叩响自然的琴键。当薄雾渐渐消散，群山舒展身姿，玄河宛如翡翠玉带缠绕谷底，有同伴不禁感叹：“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谁知广西处处藏着水墨画！”

富贵洞的暗河漂流，宛如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梦境。头灯刺破幽蓝水幕，钟乳石的

倒影如万千银鱼追逐光芒，石幔似凝固的瀑布垂落，石笋如灵芝破土生长。船工唱起古老的壮语歌谣，声波在溶洞中回荡，与水滴坠落声共鸣，仿佛能触摸到远古文明的脉搏。而龙宫洞更是震撼人心：擎天玉柱贯通天地，螺旋石纹似巨龙盘旋；半透明石幔藏着地质变迁的秘密，蜂窝状孔洞滴落的水珠，奏响天然编钟的空灵之音。众人仰头凝视，眼中满是孩童般的惊叹——这分明是大自然用亿万时光雕琢的艺术圣殿。

返程时，车窗插着清晨采摘的艾草，《山歌好比春江水》的旋律混着风声掠过耳畔。回望山连绵的峰峦，终于读懂玄河的魅力：它以暗河的深邃藏住岁月故事，以明河的灵秀展现现世温柔；更以骆越文化的厚重底蕴，让每个来访者在山水间卸下疲惫，重拾童真。正如龙玩度假区将漂流探险、田园露营、民俗体验融为一体，广西的美，藏在喀斯特峰丛的褶皱里，藏在壮乡村落的烟火中，藏在人文秘境的故事里，共同绘就一幅永不褪色的山水长卷。

生命花（组诗）

□莫喜生

界首之光

见证并收藏着
坚硬的头颅和身躯
及挺拔的脊梁
以至于后人慕名而来
找寻骨头钙化和腰肌
劳损、断裂的秘方

但是界首骨科临床中却
发现有的人无论怎么救治
其头颅永不开窍；脚跟软绵
就连脊梁骨也佝偻弯曲

而那些稚嫩的筋骨
虽然被弹雨击穿
断裂成碎片，浸泡于湘江
但他们依然如钢铁
成为共和国永恒之光

和平村的油菜花

无数次穿越这狭窄低矮昏暗的桥洞
我却不知道它头顶有通向远方的铁轨
横跨漓江。水流千年
今天送煤的火车早已停开
和平村的田地，女人们的汗水和脚印
已被购物广场的昼夜喧嚣挤占

龙抬头的日子里，和平村的油菜花
如期在枕木左右绽放
它们内敛素颜，从不招蜂引蝶

姐妹节的主角从姐妹闺蜜
易身为母亲圣母，伯娘奶奶
和祖太奶。她们终生留守和平
割草喂鱼，挑粪种菜
最后成为油菜花们的养料

鱼与钓者

钓者躲草丛中或树下
鱼隐藏江河湖泊
偷窥诱饵里的钩和钓者

在岸边。我摆上花生米
和桂林三花
为这场博弈打分评判

鱼死网破已不再悲壮
螳螂捕蝉却一直在上演
这平静的水里不知道谁钓谁
但是，不管谁输赢
我皆不醉自明

生命花

枇杷树一月吐露新叶嫩芽
李子花蕾在三月绽放
桂花开自风调雨顺的中秋后
细小得难入法眼，但沁人心脾

满头白发的瘦弱老妇，每天推着
意外致残的中年儿在小区散步
执扇驱蚊捏拿按摩。陪他重温
纸尿裤和学步，积累词汇
天气晴好时自己也在手推车旁
压腿，挂金钩，翘兰花指

砍刀的轮回

为在野岭荒山寻找矿藏
砍刀把沿路的枝叶刺蓬削平
勘探者耗损的精力
和衣裤鞋子已不计其数
接下来弓腰缩背
在阴曹地府挖掘运送
矿石沿着盘山路到冶炼炉

一把砍刀历尽的艰辛
初现端倪。晚雪到尚未早
钢花已将脸庞和肌肤炙烤通红
汗水精血随着锤炼热处理
矿石铸成锋利的砍刀
堂而皇之地潜入屠宰场
剥夺生命，分解骨肉

“门楼寨，挑草卖/扁担头，挂米袋/有鼎锅，没鼎盖/有席子，没被盖/红薯藤，裤头带……”

朋友约我去门楼村采风。提起门楼村，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小时我回奶奶家，在小朋友那里听到的这首童谣。我那时只感到好笑，特别是“红薯藤，裤头带”那句，总是觉得很滑稽，后来才慢慢领悟了，那个村得有多穷啊，穷到令人心酸。至于门楼寨，我也是那时就领略过了。堂姐带我去嫁到外村的姑姑家，乘车到县城，然后步行，快走到崩溃的时候，我问堂姐快到了没有，堂姐说，快了快了，到门楼寨了——在荒芜的小路边上，有几家低矮的房屋，这就是我对门楼寨最初的印象。还有就是难走，从县城走到门楼寨有 20 公里，感觉特别遥远啊！

芒种那天，我们依约成行。在县城边上，从 241 国道拐入村道，沿着苦竹河边蜿蜒前行。贵广高铁和三八渡槽在我们头顶上飞架，不时有复兴号疾驰而过，只用了 10 多分钟就到了。而在 20 年前，大岭山办桃花节的时候，这里的道路还是很窄，路面坑洼不平。我们那时去姑姑家，有时还得绕道从相对好走些的邻县去过。

我们要去的那家，主人潘彦君已打开院门等我们了。一进院子，迎面就看到几棵杨梅挂满了果实，乌紫乌紫的，摘几颗下来吃，很甜，不像我们小时去山里摘的，颗粒又小，吃起来又酸。他的院子可真大，把房子、杨梅、桑树都围起来了，房子就掩藏在

果园里。桑葚才过，杨梅又熟。园子里还隐藏着许多蜜蜂桶，远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我们有点害怕。潘彦君说，不用害怕，你没有伤害到它们，它们就不会蜇人。

“丰年留客足鸡豚”。说起来，午餐简单又美味，就是油茶火锅，锅里烫自家放养的土鸡，还有村边正当时的枳椇菌，又香又鲜美。同行的自媒体朋友爱酒，喝了点桑葚酒和蜂蜜酒，意犹未尽，又跑出院子去，在树上摘了几颗杨梅，丢进杯子里，再用筷子捅杨梅，酒就变成了新鲜的紫红色。只见他吸一口，咽下，继而发出长长的“哈”声，很享受的样子。

席间，我们小心翼翼地聊到了那首童谣。年逾古稀的潘母倒是毫不在意。“那时真穷哪！”潘母说。她说，看起来门楼村土地蛮宽，但在几十年前，根本就种不出什么庄稼。因为这一片地势低洼，又没有天然的河道排水，所以旱天没水，雨季汪洋，种下的庄稼很难有一个好的收成。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峻山水库修好了，灌溉用水才有了保障。县里又派了工作队，组织村里开挖人工河道，把几个季节泉连通了，接入苦竹河，这片土地的收成才有了保障。后来，又修通道路，交通越来越便利，村里才慢慢地富裕起来。

我们查了地图，果然村边那大片稻田，标注的名称就叫“望天田”。近几年这片“望天田”里，冬春季节撒下成片的油菜籽，花开时很多人来打卡，成了网红打卡点。晴好的日子，和风吹送，菜花摇曳，金

色波涌。雨后初霁，近处黄花欲滴，清新无比；远处山岚缭绕，风电的扇叶在云里雾里缓缓转动，天然一幅水墨画。

午后我们参观了主人的家园。有一个大大的房间，像是一间教室。潘彦君说，这本来就是一间教室啊。我们想，这怎么还是教室呢？教室旁边，是一间陈列室，架上陈列着系列蜂蜜产品。穿过去，是一间办公室，架上陈列着 20 多块荣誉牌匾，其中有一块写着“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我们打趣说，原来你还是校长呢。他说，是校长，也是住校老师。原来，他这里是专门教人养殖蜜蜂的。当然，授人以技，也授人以智，就是勤劳致富的思想。旧时潘彦君家里很穷，他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去外面打了几年工，但是也攒不下什么钱。2011 年，他回到村里，靠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借了 200 块钱养起了蜜蜂，当年就赚了 10000 多块钱。觉得这是个门道，他就坚持了下来，最多时养了 200 多箱，现在还有 100 多箱。在门楼村脱贫攻坚期间，他还把养蜂技术、蜂箱连同蜂王分给村里的 28 户贫困户，带动他们一起养殖，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现在都脱了贫。合作社里总共有 1000 多箱蜜蜂。今年，他还被评为自治区级的劳动模范。

我们问，你是村里的首富了吧？他说，哪里，村里比我富的多的是。他说经过水土改造后，村里种什么都顺，现在村里有桃、李等产业，这几年最赚钱的是种淮山，有的

一年就赚一二十万。

潘彦君还介绍说，村里有梁、苏、欧、陈、潘等 10 多姓人家，原来都住在一个小寨子里，因为寨子三面有门楼，后来才改名门楼寨。因人口越来越多，扩散到了附近，又改为门楼村。我们又去参观了寨子，寨子南北长 100 余米，东西宽约 50 米，里面还保留有几座古民居，雕花飞檐犹在。门楼只留存下来东面的，正对着县里最高的山峰银殿山。寨前有百米亩水田，蓄满了水正待耕耘。在自媒体朋友无人机的镜头里，青山里的大片水田像是一面大大的圆镜，镜子里白鹭纷飞，黄牛从垄间穿过，展现出一幅天然的田园风光图景。

潘彦君说，村里秉持“耕读传家久”的古训，既努力耕种，又注重教育，近年来村里出了 7 个研究生，其中有 4 个博士。有趣的是，我们经过了一户人家，围墙上 有 3 个贴金大字“藏书阁”。我们没听说县里私人家藏有许多书的。不过联想起村里出了几个博士，也就释然了。古时博士大多指饱学之士，大概主人是把读过的书都藏在肚子里了吧。

要离开门楼村的时候，潘彦君对我们说，现在村里已有了新的童谣：“门楼寨，有党带/深挖沟，防水害/开田垦，分地界/多品种，防贱卖/产业旺，脱贫快/小洋房，水泥盖/猪肉豆腐当小菜/出门就把小车载……”

父亲的“口袋书”

□罗高

来驻足围观者的喝彩与赞叹。交流中，遇到新奇的写法或是不同的见解，父亲都照单全收，快速记于“口袋书”中，便于闲暇参悟。

荷叶田田，蝉声嘶嘶。人们躲在空调房中避暑纳凉时，父亲却搬着桌椅坐在院子角落的梧桐树下读书看报，遇到精美的好词佳句，便会记录在“口袋书”中，偶尔有不认识的字，就及时翻阅桌上的字典求助。用父亲的话说，他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吹着自然风，享着读书乐，就像鱼儿游戏于水间的舒坦、惬意。

金色满山，硕果飘香。父亲在田间地头忙碌地收获玉米，金色的收获带给他梦幻般

的色彩。他快速地在“口袋书”中记录着什么，当我凑过去时，他自豪地扬起他的宝贝，说：“今年雨水足，科学培育，产量明显比去年高出很多。这多亏我的‘口袋书’指导，它功不可没！”

冬日，外边寒风阵阵，父亲又把学习阵地搬回了房间，有火炉相伴，大家不会畏手畏脚。父亲往火炉里添煤时，总会告诫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生亦是如此，贵在平时积累，关键时刻才能助你成功。我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统统记在这个小本上，得空多翻翻、多看看，所以聊天时我无所不知，也还能说得头头是道。”

父亲热爱学习，无论在家干农活还是外出赶集，都怀揣一本“口袋书”，放松休憩、沉默时，都要打开书翻阅一二，摘记三四。

冰融了，雪化了。历经一个寒冬的煎熬，很多老人都纷纷走出庭院踏青赏花，或三五成群晒晒太阳，慵懒地拉着家常。广场的角落，父亲则精神抖擞地拿着毛笔，写着地书。偶尔一两个字想不起来，他用手蘸着唾液，在“口袋书”上翻翻，再把头往前凑凑，确定是想要的字，继续笔走龙蛇。父亲蘸着水，写着字，像一个“驰骋沙场百战威，铁骑闯破万重围”的战士，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水体大字被他镶嵌在大地上，不时传